

# 汉越语的音韵特点

[越] 严 翠 恒

几乎所有的汉字都有越南汉字音，有汉代音，也有唐代音。前汉越音或“汉代音”大致是王力所说的古汉越语。前汉越音的源头是上古汉语，其层次大约是较晚的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代，韵母已经接近《切韵》系统。唐代音大致就是王力所说的汉越语。

从公元前 112 年到公元 939 年的一千多年间，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均属中国的版图，使用汉语作为官方、文学和宗教的语言，当时汉语在当地的性质和面貌跟中国南方所使用的汉语没有很大的区别。公元 939 年越南独立到 19 世纪上半叶，当地仍选用汉字、汉语作为文学创作及正式场合的交际工具。由于越南在政治上的独立，便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学和官方语言——汉越语。汉越语语音体系的最初来源可能是隋唐时期交州地区所流行的一种共同语的音系。汉越语的非敷奉读作轻唇，微母字现在一律读 *v*，例如“文”读 *văn/văn*<sup>44</sup>/、“晚”读 *vãn/van*<sup>425</sup>/、“万”读 *vạn/van*<sup>331</sup>/。从这一点来说，汉越语的层次不大可能早于魏晋南北朝。汉越语的云母大多数读 *v*，少数读 *h*，跟匣母的主要读音一样；也有少数几个字读 */z/*，跟以母的主要读音一样，可见当时云母已经与匣母区别开来，这个过程不晚于第九世纪。汉越语读音完全可以用《切韵》音系的各种韵书来进行比较。一直到现在，用汉越语读唐诗的时候，不论从诗韵还是从声调的角度来看，都是押韵的。

汉越语在差不多十个世纪的时间内占有强势语 (High Dialect) 的地位。19 世纪下半叶，法殖民主义者侵入越南，改变了原有的双语制状况，逐渐形成了多语制状况。越南国语就是在这个阶段发展起来，代替了汉越语原有的一些社会功能。汉越语的社会地位因此越来越低，逐渐消失。

汉越语对越南语有极大的影响。在十几个世纪的时间内，越南民族语言从原始越南语的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越吉蔑语支的一种多音节、没有声调的语言逐渐变成了一种像汉语一样的韵尾繁多、单音节、有声调的孤立型语言。越南民族语言对汉越语的影响也不小，现代汉越语的音系完全包含在现代越南语的音系里面。

## 一 汉越语声母的特点

汉越语声母系统，一共有 21 个，比越南语声母系统少了一个 *y* 声母。<sup>①</sup>

(1) 从声母的角度上观察，可以容易发现汉越语声调已发生浊音清化的过程，很多浊声

<sup>①</sup> 发音合作人是 Man Văn Bằng (蛮文鹏) 先生，男，70 岁，农民，初中学历，越南北宁省顺城县人；记录人是笔者本人 (Nghiem Thuý Hằng)，女，35 岁，硕士研究生，越南河内人；审音人是北京语言大学赵日新副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张振兴研究员。归纳音位的过程中参考了越南各种语音学教材，特别是 Đoàn Thiện Thuật (段善术) 教授的《越南语语音》。

## 汉越语的音韵特点

母跟清声母现在的读音一样，比如 phi 非/f/与 phụng 奉/f/；đoan 端/?d/与 định 定/?d/；tinh 精/t/âm 心/t/与 tòng 从/t/à 邪/t/等。汉越语里清与浊的区分并不在于声调，而在于声调是阴调还是阳调。换一个角度来说，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传统的看法，汉越语声母已经发生了塞化、擦化过程，使清音浊化，只在声调上保留其清浊的痕迹。第二种是汉越语声母根本没有变或者不像我们以前所认识的，古人所分的清与浊不在于声母的音值本身而在于它们能跟阴声韵还是跟阳声韵相结合，如果跟阳声韵结合，结合以后是读阴调还是阳调。现在在汉越语里清声母跟阴声调相结合而浊声母跟阳声调相结合是普遍现象，再加上声调在押韵的重要地位使这个可能性也能成立。这个问题应该更深入研究，但是下面笔者还是按照比较传统的观点来分析总结汉越语的音韵特点。

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一律清化，读阳调（声调②④⑥⑧），比如 tùng/tuŋ<sup>211</sup>/从，đinh/?dɿn<sup>331</sup>/定，hạp/hap<sup>31</sup>/匣，跟清声母字读阴调区别开来。清化以后，有一部分字再浊化，换句话说，现在汉越语的浊声母是后起的。例如帮母字和並母字合流读成 p，后来大部分又浊化读成 b/?b/（带吸气的先喉塞音）。这个现象，马伯乐已经用越南语少数民族借词的资料证明。端母和定母合流读成 t，后来又浊化读成 đ/?d/，这个过程已经被阮才谨用越南少数民族借词的资料证明。

(2) [±送气]特征虽然是声母的区别特征，但领字很少。汉越语声母系统里只有透清书船禅母 t<sup>h</sup> 等全浊和次清声母具有送气特征。

塞化擦化比较普遍。塞擦音声母只有 tr/tʃ/、ch/tʃ/两个，前者来自知庄组，后者来自章母。

(3) 知、彻、澄、庄四母字读成 tr/tʃ/，现在还有一部分彻母字读成 s/sʃ/，比如 sán/sǎn<sup>334</sup>/趁、sửu/sũu<sup>313</sup>/丑，但是这是后来的现象，在越南方言里，tr/tʃ/和 s/sʃ/有又读现象。

(4) 知庄组和章组不同，知庄组字一般都读 tr/tʃ/组声母，章母一般都读 ch/tʃ/，但是现在越南北方方言知章基本上都读/tʃ/。

(5) 知组和端组字不混，没有舌上读舌头的现象。

(6) 精从心邪四母字合流为 s，后来变成 t[t]，帮滂並母三甲 A 读 ps，后来跟精从心邪合流为 s，最后也念成 t/t。

(7) 没有“轻唇读重唇”的现象，非敷奉一律读 ph/f/，17 世纪以后滂母字 p<sup>h</sup>跟非敷奉合流一律念成 ph/f/。

(8) 微母和明母不混，明母一律读 m/m/少数读 d/z/，微母一律读 v/v/。

(9) 云母一律读 v/v/，跟微母合流。

(10) 晓、匣两母开口和合口字一律念 h/h/，没有混为 f 的现象。

(11) 精组和见组在细音前不腭化，分尖团，比如 tiểu/tiɛu<sup>313</sup>/“小”和 hiểu/hiɛu<sup>313</sup>/“晓”不同音；thu/t<sup>h</sup>u<sup>44</sup>/“秋”和 khâu/χũu<sup>44</sup>/“丘”不同音；thiên/t<sup>h</sup>iɛn<sup>44</sup>/“千”与 khiên/χiɛn<sup>44</sup>/“牵”不同音。

(12) 泥母来母不混。根据统计的结果《方言调查字表》里，泥母字都读 n，只有几个例外：弄（泥母）又读为 loŋ<sup>331</sup>；囉（泥母）读为 la<sup>44</sup>；nhĩ/ni<sup>425</sup>/“你”、nhĩ/ni<sup>331</sup>/“膩”、nhưỡng/ɲuɔŋ<sup>425</sup>/“酿”、nhiếp/niɛp<sup>34</sup>/“聂”等字读为 ɲ。来母字都读 l。

(13) 日母今一律读ɲ，影母、匣母、泥母有少数几个字跟日母字读音相混。比如：nhát/ɲɛt<sup>34</sup>/“一”、nhân/ɲɛn<sup>44</sup>/“姻”等影母读ɲ。nhòn/ɲan<sup>211</sup>/“闲”、nhòn/ɲan<sup>211</sup>/“嫫”等匣母字读ɲ。而“丫”既读 nha/ɲa<sup>44</sup>/也读 nga/ɲa<sup>44</sup>/。泥母字看上面的例子。

## 二 汉越语韵母的特点

韵母可以分为开合两大类，没有撮口呼韵母。

(1) 鱼虞有别，分别读作  $ngu/\eta u^{44}$  / “鱼”和  $ngu/\eta u^{44}$  / “虞”。同一个韵里声母不同的字读音也不一样。比如初，鱼韵，读音为  $sa/sy^{44}$ ；无和儒，虞韵，读音分别为  $vô/vo^{44}$ 和  $nho/\eta o^{44}$ 。

(2) 支脂之的代表字读音一样，韵母都是-i，但是有一些字的读音不一样，能保留这三个韵的区别。比如： $tê$ 撕/ $te^{44}$ 和  $tê$ 厮/ $te^{44}$ ，支韵，读为-e。 $Lê$ 犁/ $le^{44}$ 和  $lqi$ 利/ $lyi^{31}$ ，脂韵和至韵分别读为-e和-yi。 $Tu$ 资/ $tu^{44}$ 和  $tu$ 私/ $tu^{44}$ ，脂韵读为-u。 $Tu$ 思/ $tu^{44}$ 和  $cơ$ 基/ $ky^{44}$ ，之韵读为-u和-y。可见在不同的声母、不同的声调支脂之三韵还能保留不一样的面貌。在章组声母之后，音韵环境完全相同，为什么早先会分为三个韵，这个问题目前很难解释。一种可能的猜想是，原先这三个韵区别较小（潘悟云先生分别拟为ie、i、i），后来合并。还有一种可能是，章母因为变成舌叶音，后面的韵母都被同化为-i，跟其他声母结合的时候韵母受到声母的影响，保留原来的读音或者被同化。

(3) 效撮一二等与三四等主要元音有别。比如  $hào$ / $hau^{211}$  / “肴”（一等）读- $au$ ， $hiêu$ / $hiêu^{331}$  / “效”（二等）读- $ieu$ 。 $Mao$ / $mau^{44}$  / “毛”（一等）读- $au$ ， $miêu$ / $miêu^{44}$  / “描”（三等）读- $ieu$ 。

(4) 覃谈入声有别，分别为  $hợp$ / $hvp^{31}$  / “合”和  $hạp$ / $hap^{31}$  / “盍”。

(5) 古开一二三四等的今读音都没有介音- $u$ ，合口一般有介音- $u$ 。比如  $hàn$  “寒”（山开一）读  $han^{211}$ 、 $hoàn$  “桓”（山合一）读  $huan^{211}$ 。开口一二等和三四等的区别比较明显，一二等一般读洪音，三四等一般都读细音。

(6) 帮组字开口和合口一二等读音一样，都没有介音- $u$ ，比如  $ban$  “班”（山开二）读  $ban^{44}$ ， $bán$  “半”（山合一）读  $ban^{334}$ 。帮组字开口和合口三四等读音一样，也都没有介音- $u$ 。比如 “篇”（山开三）读  $?biên^{44}$ ，“翻”（山合三）读  $fiên^{44}$ 。帮组非组合口三等有一些字今读开口洪音。例如  $phàm$  “凡”念  $fam^{211}$ ， $phạm$  “犯”念  $fam^{331}$ ， $danh$  “名”念  $ze^n^{44}$ 。

(7) 基本上还保留16摄的区别，只有果假两摄区别不明显，比如鹅（果开一）读  $\eta a^{44}$ ，牙（假开二）读  $\eta a^{44}$ 。

(8) 古阳声韵今读-m、-n、-ŋ、-ɲ等四种鼻音韵尾，没有鼻化或鼻音脱落现象。-m来自咸摄和深摄，-n来自山摄和臻摄，-ŋ来自宕、江、曾、通四摄，-ɲ来自梗摄。

(9) 古入声韵今读-p、-t、-k、-c等四种塞音韵尾，-p来自咸摄和深摄入声，-t来自山摄和臻摄入声，-k来自宕、江、曾、通四摄入声，-c来自梗摄入声。

(10) 有长短元音的对立，例如 “干”  $can/kan^{44}$ 和 “根”  $căn/kăn^{44}$ ；“真”  $chân /tjŷn^4/$ 和 “山”  $son/syn^{44}$ 的不同，是元音长短不同造成的。

(11) 有八个声调，基本上还能保留古四声八调的区别。有少数阴阳相混的现象，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基本上都念阳调，古清声母字一般都念阴调，古次浊声平声字念平声（阴平），次浊去声字念平声（阴平）和重声（阳去）都有，次浊上声字念跌声（阳上），次浊入声字念重入（阳入）。

(12) 古入声字今分阴阳两类，没有舒声字读入声调现象。重入（31）跟重声（331）；锐入（34）和锐声（334）音值相近，入声读得更短促一些，音节的最后一部分清化。入声和去声的区别要么可以看作韵尾的区别，入声字有塞音韵尾；要么可以看作是声调上的区别。

## 汉越语的音韵特点

越南语国语罗马字使用第一种作法，所以入声韵的字都有-p、-t、-k尾，古人使用第二种作法，所以平、上、去、入排在同一个韵部里，换句话说，在古人眼里都没有-p、-t、-k等塞音韵尾，只有-m、-n、ng等阳声韵，入声韵只不过是带上不同声调的阳声韵。tiền 靛/tiɛn<sup>334</sup>/与 tiết 屑/tiɛt<sup>34</sup>/唯一的区别就是添是去而帖是入声，入声比去声更段促一些。汉越语声调的音值可以验证并证实古人的观点：音节 tiɛn<sup>334</sup>被压缩变成非常短促时，鼻音韵尾部分-n 突然发生清化现象，这也相当于出现不带声-t，整个音节效果也是短促的，这就是所谓入声韵字。

### 参考文献

- 段善术 (Đoàn Thiện Thuật): 《越南语语音》(Ngữ âm Tiếng Việt), 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 阮才谨 (Nguyễn Tài Cận): 《论越南汉字音的来源及其形成的过程》(Nguồn gốc và quá trình hình thành cách đọc Hán Việt), 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 三根谷彻: 《Etsunan Kanjion no Kenkyuu》(《越南汉字音的研究》), 财团法人东洋文库刊行, 1972 年。
- 王 力: 《汉越语研究》, 载《汉语史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 1958 年。
- 王 禄 (Vương Lộc): 《马伯乐和他的著作〈越南语音韵学史研究——声母系统〉》(Henri Maspero và công trình nghiên cứu ngữ âm lịch sử tiếng Việt- Các âm đầu), 载《越法语言文化交流》, 胡志明市出版社, 1998 年。
- 严翠恒 (Nguyễn Thuý Hằng): 《汉越语音系及其与现代汉语的声母对应关系》,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硕士论文, 2002 年。
- 严翠恒 (Nguyễn Thuý Hằng)、阮文康 (Nguyễn Văn Khang): 《越南社会背景与汉语在越南的使用状况》, 首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研讨会论文, 2003 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方言调查字表》, 商务印书馆, 1999 年。
- Hashimoto Mantaro,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Sino-Vietnamese Studi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6, Tokio, 1978.
- Henri Maspero,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1913.
- , *Etude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Les initiales*. BEFEO XII, 1912.
- Kenneth J. Gregerson, *A study of Middle Vietnamese Phonology*, BSEI. Nouvelle Serie-Tome XLIV N 2,2e Trimestre, Saigon, 1969.
- (通信地址: 越南 河内 国家大学下属人文社会科学大学东方学系  
E-mail: nghiemhang@hotmail.com)